

再见， 大马士革

郭子鹰/著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作者郭子鹰旅行小说

约旦、京都、尼泊尔、斯里兰卡、菲律宾、北欧

在路上，遇见你，爱上你

在一起或分开

我会永远记得被你拥抱着

因为你，因为旅行，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再见，大马士革

郭子鹰/著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见, 大马士革 / 郭子鹰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086-3396-1

I. 再…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5945 号

再见, 大马士革

ZAIJIAN, DAMASHIGE

著 者: 郭子鹰

摄 影: 郭子鹰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396-1/I·306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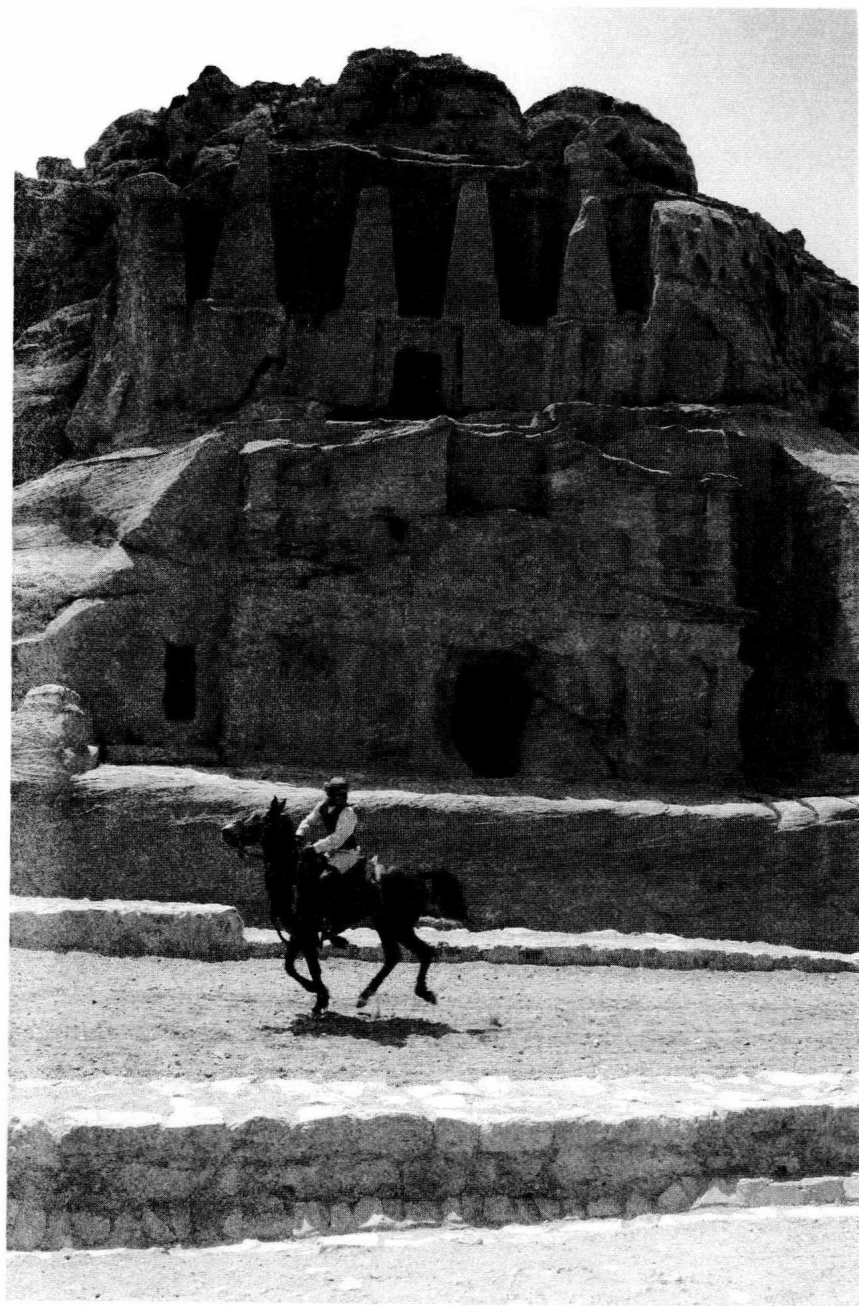
001	第一章	大马士革 出境·入境
055	第二章	京都 命定的一箭
081	第三章	北京 旅行还是烦恼?
101	第四章	尼泊尔 瞬间还是永恒?
125	第五章	斯里兰卡 你做不到的, 我愿意

151	第六章	德荣 遇见自己
229	第七章	菲律宾 牵手·放手
245	第八章	北京 夜宴·时尚·阳谋
269	第九章	峡湾、汶川 分离的震感

第一章

大马士革 出境·入境

周自横看见那个纤巧的黑头发姑娘，
他也注意到瞭望塔上狙击步枪瞄准镜反射的闪光。
显然，叙利亚卫兵正把枪口转向这边。



约旦·佩特拉

周自横看见那个纤巧的黑头发姑娘，他也注意到瞭望塔上狙击步枪瞄准镜反射的闪光。显然，叙利亚卫兵正把枪口转向这边。

“这真是最丢人的一次！”他似乎已经看到死党雷克那小子一脸坏笑了。

周自横记不得这是自己第几次出国采访了，但这次无疑是最丢人的。

他看着那个姑娘，她甩着马尾辫，神采奕奕地跑进海关，她的身影让他稍微感觉舒服了一点儿。

“这姑娘，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到这儿来？”他很好奇。

周自横是作为《旅程》杂志的记者和摄影师来叙利亚采访的，第一站是约旦，结束叙利亚的采访之后，本来还要去黎巴嫩。但是因为叙利亚海关发现他的护照上有以色列的签证，二话不说，拒绝他人境。作为一个访问过叙利亚敌国的旅行者，周自横的旅程，戛然而止。

他本可以埋怨那两个国家使馆工作人员的马虎，自己的入境规定，难道他们会不知道？为什么不提醒他？居然还给他签证。他也可以埋怨旅游局或者归咎于运气差，也可以拿记者马不停蹄的生活节奏让他忙中出错来安慰自己，不过这会儿，除了自责也别无他法。

“行前的功课没做好，你真是蠢得可以，太不专业了！”

一起来的另外几家媒体对他早有提防，一路上，几个同行一面说着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词，一面斜着眼睛瞟他的一举一动。其中的几个初哥摄影记者，还时常跟在他后面，在他拍过片子的位置上再按一次快门，有点儿

较劲。

作为《旅程》的代表，他觉得这实在很丢人。这帮家伙回去一定会假装漫不经心地到处说：“哎，你知道吗？我上回和《旅程》的那个周自横一起去黎巴嫩，他在叙利亚边境被拒了……”

雷克当然也不会放过他。今年周自横给《旅程》做了5个封面故事，雷克做了4个。这小子这次打破了头要来，咬着牙要和他打个平手，最后总编室把这差事派给了周自横。可现在，事情居然搞成这样！

他现在只有傻傻地站在 Dead Zone 的检查站，等着穿土黄色制服的叙利亚边防军拦下一辆开往约旦的车，带他回去。

Dead Zone 是叙利亚和约旦两个国家边境之间的无人地带，铁丝网中间的那么一小块缓冲区。边境瞭望塔上站着手握狙击步枪的卫兵，尽管高塔下面小得可怜的免税店门口都贴着粉饰太平的可口可乐广告，气氛还是有那么一点儿紧张。那块 Dead Zone 的小牌子最初还让他产生一种冒险犯难的兴奋，不过现在，他一下子泄了气。

既来之，则安之吧。

周自横正这么想着，那个梳着马尾辫的姑娘从海关的平房里出来了。她猛地把一瓶喝了一半的可乐重重摔在地上，泡沫四溅，可乐流淌在烈日炙烤的沙地上，不到半秒钟就消失在空气里。

门口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卫兵，嬉皮笑脸地对她耸耸肩，谄媚地笑着。

一个戴着毛线帽子、满脸胡楂儿、皮肤黝黑的欧洲小伙跟在她后面也出了海关办公室，他轻松地说了句“Good Luck”，便轻快地跨上自行车，一溜烟地冲过边境检查站，进入了叙利亚国土。跟在他后面离开 Dead Zone，进入叙利亚领土的，还有一只同样步履轻盈的花斑野猫。它，是不需要护照的。

干上这份工作以后，周自横在每次外出任务期间，从不给家里打电话。家里人开始不免有点儿不满，因为他去的某些地方，毕竟不太平，比如巴基斯坦、以色列。但是时间一长，他们也就习惯了，如果周自横不在国内，电话响起来，他们反而会感到不安。

女朋友林响泉的电话，他当然更不会打。

直美泄气地坐在台阶上，白了那个叙利亚边防卫兵一眼，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不到一秒钟，她又打起精神，噌地站了起来。她做了一次深呼吸，对着叙利亚的方向摆出张弓搭箭的姿势，想象把一支箭嗖地射过了边境的铁丝网，也把所有的不快送到了那个从现在起再也不相干的地方。她看见对面留着小胡子的卫兵的表情极其严肃，于是玩笑地吐了吐舌头，大步流星地朝约旦方向走回去。

不远处站着一个男人，穿件绿色的速干衬衫，他的衣领里围着一条土黄色的小领巾，腋下汗湿了两块，胡子也没刮，胡楂儿像阴影般溜了出来。两个用旧了的黑色大包放在他脚边，看上去沉甸甸的，一个背包的口袋里还露出一根像电话线似的奇怪东西。

“不会是敢死队员吧？”

直美心里想着，突然有点儿不安起来，被驱逐了还是被逮捕了呢？越不安，就越想偷看一眼。

她发现不远处的男人正直视着自己的眼睛，她感觉那双眼睛仿佛看到了自己瞳孔后面的某个地方，不由得一下子喜欢上了这种毫不闪躲的眼神。多少人看过她，却没有看到她？一定很多，但是其中没有这个男人。

直美询问的眼神像网球场上一击轻快的回球，带着一个跳跃的微笑。

其实，周自横只是不能确定正朝自己走来的这个姑娘是不是中国人，

不知道该用哪种语言打招呼，所以，在她的脸上多找了一会儿证据。

03

周自横用了 1/125 秒做了决定，用英语说了声“你好”！

直美也用英语回答，所以她的国籍，对周自横来说，仍然是谜。

周自横突然对她的国籍不在意了，倒是又打量了一下她的脸。一张白净、普通的脸，只有一样特别：即便是这样平静、不开口的时候，她的嘴唇也好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无声的泪雨，悲戚尚余。

“你也被拒绝了吗？”直美一开口就戳到了周自横的痛处，正中靶心。

“你也忘了自己去过以色列？”他回敬她，两个人不约而同笑了。

“你从哪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问，又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

“北京。”周自横抖了个机灵。

“京都。”直美笑意盈盈。

“嗨，他娘的！”周自横暗地里有点儿失望，他爷爷和日本鬼子血战 8 年，还差点儿被抓去活埋，现在他倒和一个日本小姐同时成了边境沦落人。这真是讽刺，真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他想。

“嗨！你们！”

那个小胡子卫兵指指他们的方向，又指指叙利亚边境的方向。这会儿，正有一辆老得浑身各个零件都奏着打击乐的黄色出租车从叙利亚方向朝这边开过来。一时烟尘滚滚。

“你们，坐这辆车回去！”

叙利亚士兵不容争辩的口气，全然不见了刚才独自面对直美的谄笑。

周自横和直美点点头，又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车上跳下一个短小精悍的阿拉伯老头。他可能曾经帅过，不过一望便知，多年的边境生涯让他变得皮糙肉厚，两只机灵的眼睛滴溜乱转，一脸

谄媚。

小胡子示意司机老头把车开上地沟，他熟练地照做了。然后小胡子又命令他打开所有的车门、后备厢盖、发动机罩。这一开，不得了，周自横和直美看见车里满满当当塞着菜筐，土豆、黄瓜、西红柿、胡萝卜、鸡蛋，还有他们看不出所以然的古怪包裹，不一而足。

他们又彼此对看了一眼。

小胡子和另外几个卫兵里里外外把车厢检查了个底朝天，老爷出租车不时叮当乱响。卫兵们一边忙着敲打，一边把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的步枪推到屁股后面。司机老头则在一边忙着蹿出去狂追越狱的老母鸡。

卫兵检查完毕，严厉地向司机老头交代着什么。周自横和直美知道，他是在说他们这两个不受欢迎的人。司机老头耸耸双肩，摊开双手，又点点头，还顽皮地啪一下打了个立正，把手甩到眉头上，敬了个不标准的军礼，露出一口烂牙，笑了。

小胡子和他的同事面无表情地走开，头也不回。

“欢迎回到约旦！”

司机老头骄傲地拉开吱呀作响的车门，又笑了。直美看了司机老头一眼，又望向周自横，询问的眼神像极了一条正在看电视的小狗。

周自横指指车门示意她进去，随后也利索地收拾摄影包挤在直美身边，半个屁股悬在车座外边，放了个响屁。

直美没给他留害臊的时间，极爽朗地大声笑了。她背对着叙利亚的方向，高高地举起右手挥了挥，大声说：“再见！大马士革！”

司机老头也配合演出，大笑着讽刺周自横：“你的发动机是涡轮的吧？”三个人笑成一团。老爷出租车像一条准备上路的老狗，抖了起来。周自横顺势靠向直美那边，抬手把正要倒向她的鸡笼子推开。

直美觉得车厢里活力十足，心情稍微愉快些。

直美拢了一下一绺垂到眼前的头发，轻轻地把头侧向周自横，嘴唇凑到他耳边。

“你觉得他会向我们要多少钱？”

亮黄色的老爷出租车正发出阵阵轰鸣，爬着一个土坡。周自横觉得没必要也凑到日本姑娘耳边说话，就大大方方地回答她。

“他不会收我们一分钱，倒可能送我们两个鸡蛋或者西红柿什么的。”

“真的？为什么？”直美瞪大了好奇的眼睛，嘴角带笑。

“因为我数到10以前，他会问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人，你别开口。”

直美坐直了身体，一双手放在膝盖上，充满期待地直视前方，双唇紧闭。

“你们来自哪个国家？”司机老头又露出一嘴烂牙，看了一眼反光镜，笑着问。这会儿老爷车正跑得兴高采烈，一路欢歌，四处扬尘。直美扑哧乐了，有一缕头发又垂到了她眼前，她拢了回去，竭力抿紧嘴唇，扭头看着窗外。

“猜吧，你有三次机会。”周自横装模作样、不苟言笑地看了反光镜一眼。

“日本？”

“不是。”周自横马上接口，把食指竖在唇边直直地看着直美，示意她不要说话。她避开他眼光的锋芒，转头望向窗外。

“新加坡？”

“不是。”

“印度？”

“你输了，我们是中国人。”

直美不解地看了周自横一眼，好像有点儿愤愤然。

“啊！中国，伟大的国家！阿拉伯世界和中国是好兄弟，你们有很多工人在这帮我们，还有你们的汽车很棒啊！”

“奇瑞 QQ 是吧。”周自横得意地看着直美，右手挡住嘴唇，“两个西红柿，至少。”

直美已经笑得喘不上气。

“对，我也想买上一辆。”司机老头把头点得如同笼子里的母鸡啄碎米，“省油啊！还便宜，有很多商店在卖呢！”

“接下来他可能会问我们飞来的机票多少钱。”周自横自鸣得意地看着直美，她笑着轻轻摆了一下手，那意思是“别再逗了”。接着，又把那缕不听话的头发拢回去。

“你们是夫妻？”周自横失算了。

“不，不是。”

“你们住在中国哪个城市？”

“北京。”周自横提高了声音。

“你们从中国到这里的机票多少钱？”老头又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

05

老爷出租车一离开 Dead Zone，刚刚停稳，周自横就一脚踹开车门跳了下来，从摄影包里拿出一包中南海香烟。

“中国烟，谢谢您了！”

老头高兴地接下，做手势示意他等一下，然后返回车里。周自横得意得有点儿趾高气扬，转过身去掏出手机，开始给在约旦时接待他的那个地接社的导游打电话，留下直美带着尴尬的微笑，接过老头送上的两个水灵灵西红柿。

“我的导游 Ridwine 先生会来边境接我们，咱们等一下吧？”周自横用询问的眼神看着直美。

直美递过来一个西红柿，他摆摆手。

直美轻描淡写地点点头，拿着西红柿在窄窄的肩膀上蹭了几下，一口咬下去。

“这个日本丫头有点儿不一样。”周自横想。

“你哪天回京都？”

“这个要看能买到什么时候的机票了，我来的时候买的单程票。”

“这个日本姑娘，的确不一样。”他继续想着。

约旦边境的一侧有个小卖部，旁边便是清真寺。一边是高大的宣礼塔，另一边是约旦边防军的瞭望塔，咫尺遥望。

周自横拿着咖啡和矿泉水从小卖部走出来的时候，伊玛目的诵经声正苍凉高亢地响起来。微微的颅腔共鸣，使他不由得想起拉合尔的下午、开罗的清晨……空灵、遥远，那感觉，清晰如昨。

此刻，主麻日的下午，信徒们正一言不发地走进清真寺，阳光炙烤了一整天的砾石地面，正迎来今天的第一丝微风，直美正在专心致志地吃她的第二个西红柿。

周自横在直美旁边的塑料椅子上坐下来，伸直双腿。他很喜欢双脚在砾石和细沙地面上碾压出的声响。特别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过去被欧洲人称为圣地的地方。贫瘠，但是生长着充满灵性和传奇的橄榄树。树下，站着的往往是持枪对峙的士兵。

周自横惬意地点上一根烟，想着不必问直美是否需要，她连咖啡都不喝，只喝矿泉水。

“你是做什么的？”直美轻快地抬手，西红柿青涩的部分被扔向不远处的垃圾桶，飞行曲线很完美，铁桶会意地发出咚的一声，打破了片刻的平静。

“你叫什么？我是摄影师，在旅游杂志社工作。”

“直美，我叫直美。”她浅笑着，把右手在裤子上擦了擦，直直地伸手

过来。她说的是日语，在周自横听来，全部是乱码。

“我叫周自横，你可以叫我 Lawrence，我不会说日语。”他轻轻地握了一下她的手。

直美不出声，看着他。周自横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片刻不离身的记事本，小牛皮封面上还别着一支签字笔。直美在上面写了两个汉字：“直美”。

周自横看了 1/60 秒，在直字前面加上了“率”字，在美字后面加上了“丽”字，这会儿他才意识到，对面坐着的是一个能写歪歪扭扭汉字的日本女孩。

他费了一点儿时间解释给她听，她听懂了。说了声：“谢谢！”

“那你是做什么的？”

“烟火师傅。”

06

“你刚才为什么说‘再见！大马士革！’？”

“因为我得跟大马士革玫瑰、大马士革弯刀说 Bye Bye 了。”直美黯然神伤。

“你可以在网上邮购玫瑰，可以在京都的利快专卖店买到大马士革钢的餐刀，地球不过是一个小村庄。”

周自横琢磨着：“有时候游客选择一个国家的理由还真是有趣。中国人向往巴黎铁塔，日本人却在琢磨大马士革玫瑰和钢刀。”

“餐刀你也知道？”直美想象着面前这个男人在厨房里豪迈地切开一公斤神户牛肉的样子，觉得很真实。

“不过，你这样说还真让人头疼呢。”

“我本来打算在叙利亚采访完后，还要去黎巴嫩。不过我听说那里也有拒绝护照上有以色列签证的人入境的规定。”周自横自说自话。

“为了让敌人觉悟，连无辜的人也一起挡在门外，结果却拒绝了朋友。缺少了一个宣传旅游的摄影师，连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旅行社也很苦恼呢。”

直美的自言自语，不禁让周自横刮目相看。

她不是那种他经常看到的，戴着口罩、一言不发、不住点头，而且比中国游客更像鸭子一般被导游领着的日本游客。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周自横听见自己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Lawrence! 我的朋友!” 导游 Ridwine 先生大老远就开始叫周自横，打断了他正想问直美“烟火师傅”是怎么一回事的思路，他想那应该很有趣。

Ridwine 先生浓眉大眼，头顶微秃，精力过人，牢骚很盛。周自横最喜欢他的一点儿，是他见不得有人不认真听他的讲解，那股自豪和骄傲劲儿，真的很男人。

不过中国游客就是不吃这一套，他们对听不明白的东西，天生不太买账。跟他们讲在这里买辆车多少钱、普通白领一个月能拿多少薪水之类的话题，可能更讨喜些。最尴尬的莫过于 Ridwine 一通机关枪式的讲解完了，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场景，活像老师面对一大帮上午第四节课末尾的调皮学生。周自横这会儿会捧捧场，问问他诸如纳巴泰人被罗马人征服以后去了哪里，他们有没有自己的文字史料流传之类的问题。Ridwine 这时候会觉得特别受用，也因为这个，他认定周自横这小子是个好样的记者。

周自横同样觉得这是个好样的导游，因为他听到 Ridwine 大方地讲阿拉伯男人有 4 个老婆这样的问题，这个习俗的确有社会学上的合理性。因为那个年代阿拉伯世界处于长期战乱之中，男丁减员严重，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这也许是最合理的办法。即便男人战死，多几个女人互相扶持，形成“互助会”式的家庭，孩子们也能得到更充分的照顾，女人们也可以形成“搭档关系”，相互分工，能有效地劳作。